



大學衍義

四

四
三

服部文庫
117
212
4



117
212
4

大學衍義卷之六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兼言五者太倫

大學禮記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

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臣按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為人君為人臣以至與國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是而

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為。而或出焉。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止。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為人君者。內必有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動。無一不合乎禮。外必有以廣民物之愛。使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莫先於克己也。人君為天下民物之主。痒癢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為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自古帝王。獨稱堯舜為至仁者。以

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若宋襄以不禽一毛為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為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其可遽止於是乎。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為當止之地。若夫以貌恭為敬。以從令為孝。以長惡為慈。以小諒為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臣之所敢知也。

晏子曰。晏子。名嬰。字平仲。齊景公大夫也。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

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施禮之善物也物猶

臣按君令臣共以下皆禮之當然也然君以出令為職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必行否則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未見其能令也臣之事君以恭為本然必忠誠不二然後可貴否則外有事君之禮內有嫚上之心未見其能恭也父慈而不能教則敗其子子孝而不能箴則陷父於不義兄能愛弟矣又必有切磋之益如朋友之相資不然則義揜於恩其失為徒愛弟能

敬兄矣必又有和順之美使情意相親而無間不然則禮勝則離其失為徒敬夫之於婦貴乎和協苟不知義則溺愛而失其剛非夫道也婦之於夫貴乎柔異苟不由正則狃詭而流於淫非妻道也君臣而下皆以二德相濟惟姑之於婦一於慈而從婦之於姑一於聽而施蓋婦姑相與專主於和柔而無取於剛勁故與前四者不得不異也禮之善物謂八者之禮於事為善也不然則得其偏而無相濟之美其得為善乎晏子之言上下均所當知故錄焉

孟子。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聖人。謂舜。契。臣名。司徒。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臣按舜典。帝之咨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即五者之。大倫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春秋傳亦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所稱。即其事也。當舜之時。既命后稷教民稼穡。五穀既熟。有以養民之生矣。養而不教。則民不知義。又何以別於禽獸哉。人之

有道。謂其各有秉彝之性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人性所自有。舜之命官敷教。亦因其有而導之耳。非強之以所無也。經傳論人倫之道。非一。然各以一言而盡其要。未有如孟子者。嗚呼。旨哉。
漢白虎通義。章帝時。論五經。同異。於白虎殿。作此書。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

愛之心是以綱紀萬化若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

臣按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蓋天下之事衆矣聖人所以治之者厥有要焉惟先正其本而已本者何人倫是已故三綱正則六紀正六紀正則萬事皆正猶舉綱者提其綱紀而衆目畢張也若綱紀不正猶事事而理之猶整亂絲其能治乎即三綱而言之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為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為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為人君

者必正身以統其臣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繇古洎今未有三綱正於上而天下不安者亦未有三綱紊於上而天下不危者善計天下者亦察乎此而已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通之曰人子之孝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此天子之孝

臣按孝之為孝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中矣愛敬盡於事親非求以律人也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形於下天下之人無不皆愛其親矣其守豈不約乎其施豈不博乎故曰此天子之孝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言天子之孝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此言諸侯之孝治家者不敢失

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此言大夫之孝夫然故生財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災害謂水旱禍亂不作禍亂謂甲兵寇戎之屬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臣按此章亦推愛親之心以愛人之意能愛人則人亦愛之故天子則得萬國之懽心諸侯大夫亦各得其人民之懽心人心懽悅則親心亦為之懽悅以奉養則親安以祭祀則鬼享幽明無二致也其效至於天下和平而無災禍之興

蓋人和則天地之和亦應其始推愛親之心以
及人其終享愛人之福以及親所謂孝治天下
也如此後世人君蓋有暴虐其民結怨稔禍至
於危其親以及宗廟者然後知聖人之言真百
世之著龜也

明察及乎
天地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
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
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臣按父母者子之天地天地者人之父母其實
一也故事父孝則事天之理明事母孝則事地
之理察明察云者謂昭然顯著洞悟於心也夫
父兮生我母兮育我此所謂子之天地也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所謂人
之父母也事父母之道無它全其所以與我者
而已故樂正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
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
其體不辱其先可謂全矣故壹舉足而不敢忘
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人子之孝未有大

於此者然則事天地之道亦豈有異是乎夫人
有此身則有此心有此心則有此性此天地之
所與我者也五常萬善本來全具一毫有虧是
媿其所與矣故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
天也成湯所以顧諟天之明命者正恐瞬息之
不在非所以事天也文王所以陟降在帝左右
者正恐跬步之或違非所以事天也卽是而觀
事父母事天地豈有二道乎天下之道其妙而
不可測者謂之神顯而不可欺者謂之明吾之
事天明事地察則天地神明所以鑒臨在上者

昭著而不可掩卽下文通乎神明之義也長幼
指兄弟而言孔子既言孝又兼言弟故謂雖天
子之貴所尊者父而所先者兄然自宗廟致敬
以下則惟言孝而已未始及於弟也蓋孝弟一
心孝既至則弟亦至矣天人一理通乎神明則
亦光乎四海矣此蓋推言孝弟之極功為人君
者所當深體也

易蠱卦初六初爻幹父之蠱蠱事也其字從蟲從皿
以治事爲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本
考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爲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爲父之累故必揚厲則得終吉臣謂易雖通言人子之道其在王者承祖考之業則幹蠱之尤大者也苟或忘敬畏之心而萌嫚易之志其終凶可知矣若唐之玄宗憲宗始初清明中興帝業祖考有光焉其後志驕以怠浸弗克終則反吉而爲凶矣吉凶之分由敬嫚之異其可忽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爲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

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仲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臣謂人君之事母后尤不可不知此義

孟懿子問孝

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

子曰無違樊遲御

樊遲孔子弟子

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襄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臣按朱熹之說以爲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

三月而死
凡除於棺
者必說必
信

矣禮卽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
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臣嘗推衍其說以爲
昏定而晨省冬溫而夏凊出告而反面下氣怡
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
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飲食則問所欲而敬進之
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謹齊升降出入揖
遜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睥視不敢唾洩此
生事之禮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
信此死葬之禮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防其邪
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

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
日以齋之齋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此
祭之禮也自天子而至於庶人其物之隆殺不
同然禮之所得爲者則不容一毫之不盡也故
孝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
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
備矣然後能事親五者之名不同而禮所當爲
則一論語孝經皆聖人親筆凡爲人子者少違
斯言其可立於天地間乎故合而著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臣按先儒之說謂武伯之為人必多可憂之事者故夫子以此告之欲其體父母之心知所以自愛也臣謂此雖為父母俱存者言然不幸而不終養者其可忘此蓋父母之生我其望於我者何如也顧不能謹身自愛而致疾焉無乃慢父母之遺體而孤父母所以望我之意乎自士庶人以上皆所當知至人主之身宗廟社稷之所託其責尤重而所以撓亂其血氣戕伐其壽命者尤非一端故漢文帝嘗欲馳下峻坂袁盎諫曰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此言足以深

儆之矣為人主者儻能體孔子之言凡可以致疾者必敬必戒庶其免於不孝之責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臣按父母至重也犬馬至輕也孔子以至輕喻至重所以深警世人之以養為孝者子游聖門高第宜不至是然一念之微少以能養為足則已墮不敬之域矣非必輕忽簡慢而後謂之不敬也故記禮亦曰養可能也敬為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

謂父兄先色而坐也

曾是以為孝乎

臣按此言承順父母之顏色為難至於服勞能養特其末耳蓋父母之顏色有慘有舒為人子者所當潛觀嘿察其色愉則其心樂固可以自慰若其色少有異焉其可不兢兢焉惕惕焉自省且自責乎慶雲甘雨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地察之可不謹乎如此而後知色難之義禮記為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臣按此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其恐懼

以明察

此毋不敬之大者

意也蓋孝子之心惟恐纖介之差須臾之失故其潛觀嘿察至於如此非誠於事親者其能若是乎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臣按愛根於中者深然後發於氣動於色見於容者如此非可以偽為也嚴威儼恪居上臨下之容施之親則厲矣故曰非所以事親

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臣按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畧同先儒張載作西

狀仁親切
雲加此語

銘御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太畧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子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

至則仁矣。張載之論極其精微。臣姑舉其際如此。必欲深窮其指。自當即全書而熟復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而已。安能爲孝乎。

臣謂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逆。猶迎也。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之心爲心者不能。喻者開說曉譬之謂爲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於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

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曾子猶難之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孰諫孰即
父母怒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臣按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熟之謂
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而得罪於州里等而上
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
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
而撻之猶不敢怨况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
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已

念哉豈容一息忘哉是說也聖人已著之論語
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
怨善事親者當合十書而思焉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臣按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曰許悼公
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當
藥也先儒胡安國以為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
其一季康子饋藥而未達則不敢嘗敬謹其身
如此而於君父可忽乎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
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

謹矣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此春秋除惡於微之意也。然則侍親之疾者。其可不以許止為戒。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氣竭而息。禮無容。不為聲不委曲。

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

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陳其簞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臣按經傳之言喪親。惟此為略備。居喪者當深體焉。

禮焉。臣按經傳之言喪親。惟此為略備。居喪者當深體焉。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期。周年之服也。王公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壹也。

滕定公薨。定公。滕君。世子謂然友曰。世子。定公之子。是為文公。然友。其傅也。

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太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鄰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

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經之曰齊。衰也。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此文公。吾它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它求者也。孔子

曰。君薨。聽於冢宰。冢。室。八官之長。君薨。子不聽政。以冢宰攝國事。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尚。與上通。偃。伏也。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所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臣按。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宰予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思作中庸。亦謂自莽而下。貴賤有殊。父母

之喪則一而已爾。方滕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其禮，則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爲知禮何邪？蓋以爲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雖終身之喪，未足以紓無窮之悲，其所以三年而止者，特聖人立爲中制，使不可過焉耳。而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自漢文率意變古，始爲易月之制，然詳其遺

詔，蓋爲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冒用其文，自短三十年之制，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其後晉武欲復古制，而尼於群臣之邪說，獨後魏孝文斷以不疑。孝文夷狄之主也，猶能行此，可以中國而弗若乎？臣故備列聖賢之言，使後世有考云。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臣按先儒之說，以爲父在能觀其志，而奉承之。父沒能觀其行，而繼述之。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爲孝。夫父之道善者，當守之終身不

善者當亟改之。何三十年之有意其所謂三十年無改者必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故不忍於遽改耳。若不顧事理之重輕於郊哀銜恤之中而改其所可未改者無復謹重之心。則於事未必有益而於孝則大有虧矣。孔子之言蓋必有為而發。為人子者處此隨其所遇而以義制之可也。以人君言之。武王繼文王之志則終身無改者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則不待三十年而改者也。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則孔子所謂三十年無改者也。二十七月之期迅若奔電人子

於此惟盡追慕之誠。姑泯改爲之迹。不亦善乎。臣故推而明之以廣先聖言外之指。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臣按先儒以爲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上之所爲既厚而民亦從而歸厚。故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行。一家讓。一國興讓。其機如此。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臣按孝子無一念不在其親故因霜露之降而感焉因雨露之濡而感焉若將見之此誠之極孝之至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儼者微見貌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愉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思親身弗辱也

臣按此章於人子之思親可謂盡形容之妙矣非誠孝之極安能至此而程頤乃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蓋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凜然祗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者蓋愛慕之極儼乎其若存誠愨之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

在而養必以敬親沒而享亦以敬親之存沒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弗辱其親矣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

臣按忌日之名始見於此父母之喪雖久至於忌日則必以居喪之禮處焉終吾身而後已古之聖王能盡其道者其惟文王乎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犬馬盡然

而况於人乎

臣按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凡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况人乎哉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之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不之敬乎若嫚之是嫚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統之讒不思太后丁寧之言而疎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若此君者皆禮經之罪人也

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臣按：論語曾子之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此意也。

禮記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盈，滿也。洞洞，屬屬然。空，無也。念也。屬屬，相續連也。如弗勝，如將失之。

臣按：子之身出於父母，本一體而分焉。猶枝之出於幹也。傷其枝則傷其幹矣。持身之不敬，寧

不傷其親乎？故曾子戰戰兢兢以終其身。蓋敬奉遺體，不敢以少慢也。凡為人子者，皆所當然。而人主之身為尤重。祖宗之基業於我乎託也。廟祐之神靈於我是依也。然則一言動一舉措，其可忽乎？曾子臨淵履冰之言，記禮執玉奉盈之喻，宜深體之。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有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有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

是真
真故

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臣按仁孝同源故孝者必仁而仁者必孝木不
妄伐獸不妄殺此仁也亦孝也若斷之殺之不
以其時則是無復仁心矣安有不仁而能孝者
耶武王數紂之罪曰暴殄天物人君享天下之
奉苟徇其侈欲之心用物無節是則所謂暴殄
也是則所謂不孝也物猶如此况於骨肉之親
民生之類其親之仁之又當何若邪秦二世疎
忌同姓七公子托死於社漢武以一馬與師暴
骨萬里之外其為一木一獸不既多乎此之

逆事不煩
可為經筵
講法

孝之尤者也臣故推衍其說以廣曾子言外之
意

以上叙天理人倫之正一通言人

大學衍義卷之六

大學衍義

卷之六

天理人倫之正

三

大學衍義卷之七

大學衍義卷之七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帝王事親之孝

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鰥無妻之名在下謂父頑

父瞽瞍心不則母嚚母嚚母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象傲

後母弟名也克諧以孝 和烝烝乂不格姦 烝進也

姦惡也而 史記舜父瞽瞍亡母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

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

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

臣按舜以一身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以孝俾其善且進惡且泯非至誠之積薰蒸浸灌何以有此先儒曾鞏引詩烝之浮浮為譬其意以謂醜之炊也火然于下其氣相續故能通徹於上舜之積誠感父亦猶是也其說得之矣

帝初于歷山

山名舜微時所耕 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

于父母負罪引慝

慝惡也 祇載見瞽瞍

慝

齊莊敬也慝戰栗也 瞽亦允若

若允信也若順也

臣按舜以不獲于父母之故號泣于天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其誠於孝如此宜其卒能感動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底致也

臣按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猶能使之底豫况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底

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各勉於為孝此所謂天下化也昔豫章羅從彥論此曰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諫議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君子弑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嗚呼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然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怠父母惡之

怨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長息公明高弟

子。公明高弟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

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怨無怨之心我竭九耕

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

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畝之

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

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

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

體可以
終不解也

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
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
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好也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
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熱中躁急也大孝終身慕父母
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臣按孟子可謂知大舜之心矣蓋窮天下之可
欲皆外物也聖人視之如浮雲然得喪去來不
以介意惟不順於父母則以為己之大罪而不
敢自恕人知舜怨之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
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五十始衰

禮所謂不致毀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焉聖人
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揚雄亦曰事父母自
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
若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

禮記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子孫謂虞思陳胡公
之屬歷三代為侯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質也篤厚也故栽者培之栽
也培也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
憲詩作顯申重也故

大學衍義 卷之十 太德者必受命

臣按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祿上及于宗廟而下延于子孫此所以為太孝也然舜所不知者孝而已若祿位名壽則天實命之非舜有心于得之也孔子以天之眷舜如此因言天得以致培之其本傾者風雷得以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咸其自取焉爾又引詩以明之以見太德者必受命知舜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後

為太孝則夏商後王不敬厥德而至于覆宗絕祀者其為不孝可知

子曰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續繼也太王王季父王季文王之父

壹戎衣而有天下戎衣甲冑之屬也尊為天子衣以伐紂即有天下也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謂未

先公以天子之禮先公后稷公劉之屬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

矣乎達通也天下之通言其孝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祖宗之廟陳其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赤

刀天球設其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之屬薦其時食四時之食

則設之以授尸也

各有其物。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矣。平臣按：此章稱武王周公亦猶前章之稱舜也。太王實始剪商，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遂成之。躬衣戎服，誅獨夫，受而有天下。此武王之繼志述事也。周公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制禮作樂，使世世子孫奉承宗廟之祀，事歿如生，事亡如存。此周公之繼志述事也。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

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後世人主有志於孝治者，當合大舜文武周公之事而考之。蓋大舜以瞽瞍為父，處人倫之變者也。文王以王季為父，處人倫之常者也。舜文所遇不同，而其心則一。使舜遇文王之時，必能盡處常之道；使文王遇舜之時，亦必能盡處變之方。所謂易地則皆然也。至於繼志述事，則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是亦繼述也。凡此皆人主所當知。臣故推行其說，以廣中庸言外之指。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外
內之通命者御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
如今小吏直日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
 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
 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食下。問所膳。問所命膳宰
 曰。未有原。未猶勿也。原再也。已應曰。諾。然後退。武王
 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
 養。說與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
 日。乃間。間猶瘳也

臣按文武二聖人事親之孝如此。真萬世帝王

之法也。故傳禮者述其事。以為世子之記。漢文
 帝之為代王。太后嘗病。不解衣交睫者三年。藥
 非口嘗不進。蓋其天質之美。故能庶幾聖王之
 孝。文帝亦賢矣哉。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
 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
 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平暴亂。
 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太公
父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
 尊太公為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

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
以臣無賴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帝兄
力勤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
大笑為樂

唐太宗貞觀三年。頡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
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
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
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
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煙閣。酒酣
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

臣按漢高帝歸尊于父。唐太宗雪父之耻。可謂
孝矣。惜也。高帝未央之宴。嗟音傷然以功業
自矜。有夸其父之意。而太宗之初。起借助於虞
因而臣之長其桀驁之態。後來之雪恥。僅足以
贖前過而已。况其父子昆弟之間。慙德為多。功
烈雖盛。瑜終不能以掩瑕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
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
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
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

此所謂終身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而生我之日。又可知已。

皆悲

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按范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寢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為諂媚以逢迎之其得為名臣乎臣謂太宗之思親發於真誠至今

讀者猶為之感愴明皇君臣上驕下諂大陳燕享創立節名後世沿循遂成故典臣子以此為尊其君固已末矣人主亦從而忘其親其可乎哉近代以來士大夫又以其尊君者而尊用事之臣餽遺之珎歌頌之侈視人主之生日殆遠過焉又何義也法太宗之誠監開元之失而樵人臣交私鬻貨之源其必自

聖君始

肅宗上元元年平兩京迎上皇自蜀歸京師居興慶宮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內侍李

山人勿用必亂邦也

用小人漢武不能有其子用小人肅宗不能有其父而易發之子誦云爲子盜父兵一爲內傳曰爲言之若合符券其一矣

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多輕輔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臣與外人交通陳玄禮上皇侍衛大將高力士內侍久謀事上皇謀不利於陛下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爲社稷大計消亂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太內深巖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樂陛下有二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爲輔國所惑

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遂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玄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遂如西內居甘露殿所留侍衛兵纔厓老數十人陳玄禮等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輔國與六軍大將見上請罪上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勤致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

悟惡輔國欲謀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共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明年改元寶應建巳月上皇崩

臣按肅宗之平長安也上皇自蜀還都曰朕為五十年太平天子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此元結之頌所謂宗廟再安二聖重歡者也豈不盛哉徒以內侍握兵爰為讒間而迫遷之謀

出焉其所以然者肅宗柔懦無斷故張后輔國得以劫之以天子之貴而不能比其父使抑鬱無聊遂以致疾肅宗之罪於是乎通天矣方其少在東宮本以孝名倘能勵乾純之德絕柔道之牽當輔國進言之時奮發威斷明諭諸將斥其離間父子之罪執而戮之命駕西宮俯伏謝過二帝懽然和氣充塞彼爪牙之士不過為輔國所迫耳人誰無父子之情若告戒明切必將幡然悔悟孰肯舍仁孝之天子而從悖逆之內侍哉帝乃泯然無所開曉但有垂涕而已將士

大學衍義 卷之十一
見帝不言未必不諱實已心許而不欲形之于口此輔國之計所以得行也大抵姦賊之臣離人骨肉率以利害惑其主使疑情動于中徇復顧慮欲爲自保之計然後墮其機穽肅宗之不能力却脅遷之請者亦以輔國所陳有以動其疑情故也疑情萌則懼心作保身之念勝則愛親之志衰肅宗之罪正坐於此吁可戒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二

大學衍義卷之七終

